# 杀死香香公主

一、孙洁

孙洁呷了一口手中的清茶，微微叹了口气，将茶杯放到石案上，带着一丝无聊地四顾。她正坐在繁花似锦的园

中小庭上，周围虽然是姹紫嫣红，但是她却并不感到高兴，无论是多么美丽的景色，日复一日的面对着，终究还是

会有厌倦的一天的。

随着公主来到中原已经三个多月了，一直就呆在这个小小的庭院之中，虽然被汉人的君主美其名曰：好好休息，

洗洗风尘，居住的环境也是极好，要什么有什么，然而，即使是用黄金打造的，樊笼依然是樊笼。

很明显的，自己主仆一行已经被软禁了。

想到公主身负的使命，孙洁忍不住又长长叹了口气，她基本上已经没有抱什么希望了。

转动着手中的茶杯，孙洁的眼神却逐渐明亮起来，她看到了从花间小径上悄然走来的一个人，一个身穿锦袍，

体形瘦削的年轻人，也是朝廷指定负责香香公主一行的安全的八位大内侍卫之之一——常笑。

孙洁对这个瘦长的青年很有好感，每次看到他的身形，心里就会涌起一股欣悦的感觉，她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为

什么，只是总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青年的眼里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孙洁一边想着，一边站起身来，她今天穿了一

件月白色的劲装，勾勒出自己凸透玲珑的美好身型，更显得是芙蓉粉面，妩媚可人，足蹬一双鲜红的弓鞋，金丝走

边，三寸莲清清爽爽。

孙洁对自己现在的打扮还是比较满意的，她微笑着望向常笑，却惊讶的发现这个平时洒脱的青年，今天显得有

些神经兮兮的样子，好像心事重重，又仿佛在防备着什么，她忍不住向着常笑挥了挥手。常笑明显的犹豫了一下，

然后也挥手回应，然后快步向亭中走过来。

孙洁迎上去，笑着正要说什么，常笑走到她的面前，拉起她的手腕，返向亭中走去。孙洁只觉得从常笑的手心

传来一片火热，炙着自己娇小的玉腕，那一股暖流，顺着手臂流进来，一直流到自己的心窝里，让自己感到暖洋洋

地，身子都有些飘然起来。

常笑来到亭中，放开孙洁的手腕，回身急切地道：「情况有些不妙……」孙洁手上一松，心里正有些怪怪的，

闻言大吃一惊，想要问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却发现常笑话没说完，一脸紧张地望向来的方向。

孙洁不明白常笑看到了什么，会有着如此奇怪的表情，掺合着惊讶、恐怖，却又带着一抹踌躇和悲哀，她下意

识地顺着常笑的目光往过去。

小径静静的，那个方向，什么都没有。

在孙洁想要回头问问常笑到底看到了什么之前，一只强壮有力的胳臂从后面勒住了她天鹅般洁白修长的玉颈，

她刚刚想抬起双手阻止，另一只手飞快地点中了她左右肩井穴，让她的手方才抬起，便已没有了气力，软绵绵地垂

下，垂在身体两边。孙洁想要扭动腰肢挣扎，那只手却又紧紧地搂住了她的柳腰，连同她垂下的双手一起，紧紧地

搂在了一起。

孙洁一开始以为遭到了敌人的袭击，不过对方居然能够无声无息的来到自己身后，让自己一无所觉，更何况身

后还有一位大内侍卫常笑，此人的武艺简直就是匪夷所思了。但是随即，从耳畔传来的粗重的喘息让她明白了，所

谓的敌人，就是常笑！

她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只是知道，从勒住自己脖子的那只手臂上传来的力道，常笑想要杀死她，将他活活地勒

死！孙洁感到了一阵窒息的晕眩，她努力振起精神，想要挣扎，她扭动着娇躯，扭动着腰，扭动着臀，将饱满的胸

脯一挺一挺，将丰腴的双腿一蹬一蹬，但是无济于事，常笑的力量如同巨钳一般夹着自己，让孙洁的一切努力都显

得徒劳无功。

晕眩的感觉一波又一波地涌上脑海，让她不得不勉力振起精神来让自己保持清醒，但这是如此的困难，她感到

自己胴体内的气力正在一丝一丝地被常笑从自己的玉颈勒出来，一丝一丝地流失着，常笑那有力的手臂，如同一道

火热的项圈，炙着自己的脖子，就如同方才拉住自己的手一般，将暖流传遍自己的全身，让自己陶醉，让自己迷失，

而在这陶醉与迷失中，自己的生命也就逐渐流逝，消失。

孙洁发现自己的感觉正在逐渐消失，全身都软绵绵的，仿佛已经不是自己的了似的，从脚尖开始，她的身体开

始麻痹，开始不受控制，她突然情不自禁地羞躁地用力蹬了蹬自己的大腿，因为一股强烈的尿意突然涌起，而自己

几乎已经没有能力控制住自己的膀胱了，只有尽力夹紧双腿。孙洁早已微微发红的脸上闪动着一道迷人的嫣红，想

到自己将要被身后的人勒死，连尿都被勒出来，她的心中就充满了一种奇怪的感觉，糅合着羞涩和难过，却又带上

了一丝丝的期待！

一缕缕低低的哀怨的呻吟从孙洁的红唇畔溢出，她的胴体已经被汗水浸透，透过紧身的劲装，让她那美妙的曲

线纤毫毕露，她的每一次挣扎和踢蹬，每一下痉挛和抽搐，都让她的肉体带起迷人的弧线，让她身后的常笑的呼吸

越发地粗重。

孙洁可以感觉到贴在自己身后的男人下体早已硬邦邦的，顶在自己丰满的臀沟间，她悬空的一双金莲来回踢蹬

着，带着大腿的摆动，让臀部在男人的下体一带扭动着摩擦着，让男人更加坚硬如铁。

常笑已经变得气喘如牛了，他真的没有把握能够勒死怀中这具美丽的胴体了，她带给了自己如此舒服的快感，

自己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强烈的视觉和感觉上的刺激，就是那低低的呻吟，也给自己带来如此激昂的性欲，自己就

这么抱着这具胴体，几乎就已经高潮！

他突然注意到了孙洁脸上那一抹特殊的嫣红，随即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并不是第一次虐杀女性，自然明白

女人临死前常常会伴随着失禁。他微笑了，搂紧女人腰肢的手向下挪动，手掌按上女人平坦结实的小腹，缓缓地揉

动起来。

孙洁正在后悔，自己刚才无聊独坐，喝了太多的茶水了，以致现在如此浓烈的尿意，让自己控制得如此艰难。

她一面尽量收紧自己的膀胱，一面用力夹住大腿，想要延迟自己失禁的时间。然后，常笑的手掌抚上了她的小腹，

那温暖的大手，从手心中传出来的火热，在一瞬间就让孙洁苦苦坚守的防线崩溃，何况那只手还在她美丽的小腹上

揉动着！

孙洁羞躁地大力一蹬双脚，她那结实丰满的大腿向两边微微张开，同时尿道口一松，让温暖的液体流泻而出！

从她紧身长裤裆部鼓鼓的位置下一点，出现了一个指甲大的深色斑点，然后湿斑逐渐扩大，在她的月白色长裤的衬

托下，显得格外的耀眼，带着一股诡异的诱惑！

常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了，他将自己的下体用力向前顶起，在孙洁的臀沟间磨蹭着，同时大力揉动孙洁

迷人的小腹，让她的尿液一股一股地喷出来，淋湿了贴身的小内裤，浸润了月白色劲装长裤，从丰腴的大腿根上滴

下，顺着裤管流淌出来。

孙洁体会着紧憋的尿液完全畅快地放出的那种舒服的感觉，全身逐渐变得滚烫，她还是一个青春可人的女孩，

一个纯洁无暇的处女，然而在持续窒息的快感中，在失禁的淋漓下，她发现自己居然越来越舒服，越来越陶醉，她

逐渐达到了生命中的第一次高潮！

她想要舒服地喊叫，想要妩媚地呻吟，但是她已经发不出声音来，她想要扭动自己水蛇般的腰肢，想要扭动自

己全身的每一寸肌肉，享受这无比舒服的爆炸般的快美的感觉，但是能够做到的却已经只剩下无力的踢蹬。常笑在

激烈的欲望中，用力的收紧了勒住她脖子的手臂。

孙洁发出了「咕……啊……」的断气声，她那对结实修长的大腿最后一次全力地蹬得笔直，然后就软绵绵地垂

下来，裹在鲜红绣花鞋中的一对金莲向上翘了翘，也随之垂了下来，脚尖冲着地面，微微晃动着。她满足地闭上了

自己妩媚的眼睛，在这一刻，她发现自己没有任何的怨愤之心，曾有的一点哀怨消失了，她觉得自己生来就是为了

身后的这个男人，为了在他的怀中被他勒出尿来，勒出高潮，勒出生命，孙洁满足地在自己生命中的第一次也是最

后一次高潮中放松了美妙的胴体，垂下了臻首！

常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将怀中诱人的肉体缓缓放倒在地上，由于他过于激动而用力过猛，在自己达到高潮之

前，就把孙洁给勒死了，他感到下体肿胀得难受。

常笑蹲下来，拍了拍孙洁满是潮红，娇艳欲滴的脸蛋，又捏捏她在情欲的刺激下高高隆起的胸脯，望着她在垂

死中蹬得笔直的一双结实的大腿，在劲装的包裹下显得格外的丰满和诱人，特别是裆部那一片湿淋淋的深色浸渍，

更是让人欲望高涨！他突然很想要在这具美丽的艳尸上将自己的欲望完全倾泻！

深深了吸了一口气，常笑努力平服自己的欲火，他知道自己不能，今天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任务还没有

完成，而最棘手的一个女人尚未干掉，自己不能在这里就泄了刚阳之气！

只是，可惜了这样美丽迷人的艳尸呢！

可怜的女孩，虽然我很喜欢你，可是谁让你是第一个看到我的人呢？他一边叹息着，一边站起来，转身悄然离

开了小亭。

今夜，注定是你们几位美丽女子香销玉殒的时候呢！

二、金燕

金燕提着精致的连鞘长剑，在回廊下踱着步子，今天轮到她巡查了，虽然说是在皇帝安排的贵宾别院中，周围

还有着重重的御林军守卫，但是香香公主从朝廷里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各个势力间晦涩不明的态度中，还是嗅到了一

丝若有若无的危险气息，因此她要求自己的贴身女侍卫们不要放松警惕，即使是在平时，也安排她们轮流巡值。

只是金燕感觉这的确有些多此一举的味道。来到京城已经三个多月，除了第一次得到皇上的觐见，对香香公主

惊为天人之外，公主几乎就没有得到能够一展文才的机会，各部大臣以不同的方式阻止着皇上与香香公主相会，以

致公主纵使有满腹经纶，却没有表现的机会。

随着时间的过去，现在这贵宾别院，都已经变得「门前冷落车马稀」了，只怕皇上早已忘记了还有香香公主这

么个可人儿吧，在这种情形下，又有谁会想到要来对公主不利呢？更何况是在八百御林军的保护之下。

金燕有些无聊的来回溜达着，时不时用自己那洁白纤细的手指玩弄着剑柄上鲜红的剑穗。她是个妩媚动人的少

女，正处在青春可人的时候，却被拘束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庭院当中，难怪会闷闷不乐了。尽管如此，在一身青色劲

装的包裹下，她丰满结实的胴体依然散发出活泼动人的气息。

仿佛是受到什么预兆的触动，金燕突然感到从心底涌起一股寒意，她微微缩了缩身子，向四周张望了一番，并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东西。她将手按在高耸的酥胸上，轻轻拍了拍，自嘲的一笑，自己这是怎么了？好像感觉要发

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呢。

金燕按在胸脯上的手不自禁地揉了揉自己饱满结实的玉峰，心里突然想到，这么一副美丽的胴体，却只能寂寞

地深锁在这深深庭院，真是有些可惜呢。

她禁不住低低地发出一声幽怨的叹息。

金燕没有注意到，在她的上方不远处墙角，一道人影如同清烟般窜起，然后好像壁虎一样无声无息地从屋檐间

游走过来。这个轻功不凡的年青人一身锦衣，正是常笑。

常笑悄然来到了金燕头顶的位置，双脚盘住横梁，一个倒挂金勾，双手成合抱状，看准金燕从正下方走过的一

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身子向下一扑，双手一捞，猛地一下子扣住了金燕的下颚，然后向上一提，在金燕反应

过来之前，常笑的手如同白练般套住了金燕细嫩的脖子，将她吊了起来！

金燕完全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自己就已经悬在了空中，她扭动着腰肢，两条丰腴的大腿胡乱踢蹬着，徒

劳地想要踏住什么，但是无济于事。金燕想要抬手去拔另一只手握着的长剑，勒住她脖子的手突然一下子收紧，一

阵窒息的晕眩涌上她的脑海，让她泄掉了气力，她突然觉得自己很困很困，浑身上下都没有力量了，她本已抬起的

手臂又软绵绵地搭拉下来，另一只手也松了开来，手上的长剑掉到地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当啷」声。

这一声在常笑耳中不啻晴天霹雳，他的额头渗出汗来，咬了咬牙，猛地加重了手中的力道。

结实活泼的金燕本来还可以性感地挣扎很长时间，但是常笑没有给她尽情扭动自己那丰满胴体的机会了，脖子

上突然加重的紧勒，让吊在空中的金燕全身一挺，几乎马上就陷入了昏厥，她美丽的瞳孔向上翻白，丁香粉舌也从

双唇之间吐了出来。金燕那青色劲装包裹着的圆翘丰臀前后摆动了几下后，身子向前全力地一挺，双手后张，胸部

和小腹前顶，结实的大腿一下子蹬得笔直，全身绷得紧紧的，她保持着这个姿势僵住几秒之后，突然羞躁地再次蹬

了蹬一双大腿，被劲装绷得紧紧的裆部鼓鼓的地方出现了一块深色的浸渍，她失禁了！

常笑松了一口气，这个漂亮女孩的尿也被勒了出来，又解决了一个！

失禁后的金燕也放松了全身，仿佛随着尿液的泄出，她全身的力气，全部的生命，也都随之泄出了一般。只剩

下她那美丽的胴体，软绵绵地垂下，松松垮垮地吊掉着，还轻轻地摆动摇动。

常笑飞身而下，在金燕的尸体倒地之前，一手搂住她纤细的柳腰，同时蹲低身子，捡起地上的长剑，展开身形，

飞快地将手中艳尸和长剑放到墙角的浓密树丛下。

他刚刚做完这一切时，西厢的房门打开，一位身穿粉红色劲装的绝色少女迈出来，四下打量着。少女看到站在

廊下的常笑，微微一怔，随即露出动人的微笑，问道：「怎么是你？这么晚了，你……」

她下面的话被常笑火热的目光灼了回去。常笑用那么深情和爱慕的目光看着她，眼睛中燃烧着的熊熊情欲之火，

就算是呆子也可以感觉得到！

常笑大步上前，一伸手就搂住了少女的柳腰，将她拥进怀里，口中喃喃地道：「霜儿霜儿，我好想你！」少女

发出一声低低的呻吟，将臻首埋进常笑胸口。

常笑半搂半抱着这个丰满的少女，向西厢房走去。

几乎同时，东厢房的门打开了一半之后，又关了起来，门后的洛娃看着陶醉在锦衣青年火热的怀抱中的红衣少

女，轻轻叹了口气，转身离开了门口。

她不知道的是，在迈进西厢房的刹那，一直还显得意乱情迷的常笑回头向东厢房投来快速的一瞥，眼中闪动着

与口中绵绵情语截然不符的凌厉寒芒！

三、司徒霜儿

霜儿展开一双玉臂，紧紧搂住常笑粗壮的熊腰，她仰起因为激动而满是潮红的脸蛋，望着面前这个年青人那张

英俊高傲的脸庞，感觉自己的整个身心都被深深地吸引着，男人那双深邃的漆黑的眼睛，如同巨大的漩涡，将她完

全陶醉！

她刚想要说些什么，常笑搂紧了她纤细的柳腰，突地低头，用自己的大嘴含住了她娇翘的小嘴。男人的舌头顶

开了霜儿微抿的红唇，探入她小巧的口腔中，疯狂地搅动着，追逐着她的丁香粉舌。霜儿感到全身一片火热，仿佛

浸在了烈火中，那股强烈的冲击，让她几乎以为自己会就此熔化！

常笑抱起已经变得意乱情迷的霜儿，大步走向内间的床榻。

情欲之火在两个年青人之间疯狂地燃烧着，常笑和霜儿如胶似漆地缠绵着，身上的衣服一件一件地减少，欲火

也随之愈燃愈烈，向着最高峰攀去。

常笑用粗大的手掌爱抚着霜儿那羊脂白玉般的肌肤，口中喃喃地发出迷醉的赞叹，他双手捏住霜儿两只丰腴的

大腿，向两边温柔地掰开，将自己早就已经变得坚如铁石的下体，缓缓地、有力地捅进霜儿那女性最神秘的部位！

下体那充实的快感让霜儿想要发出惬意的呻吟，但是顾忌到东厢的公主，她只能用扁贝般的玉齿紧咬殷红的下

唇，发出低低的撩人的哼哼声。这比什么催情的良药都厉害，让常笑更加卖力地在霜儿那迷人的肉体中进出。

从一开始勒杀孙洁的时候，常笑就涌起了强烈的欲望，在绞死金燕之后，他简直就几乎无法控制自己，幸好在

欲望突破理智之前，终于能够将自己最担心的对付不了的司徒霜儿抱在怀中，而且顺利地将自己的欲望全部发泄到

她身上，也带给她最大的享受！

虽然早就和司徒霜儿认识，并且费尽心思地讨得这个女孩的欢心，然后又千方百计地将她诱骗上了床，使得她

对自己死心塌地，但是常笑依然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对付得了她，这也是他最担心的一点。毕竟，无论如何，霜儿

可是大名鼎鼎的司徒世家出来的人物呀，永远没有人知道司徒世家的高手能够厉害到什么地步，因为他们总是能够

给人意外。在江湖上，司徒世家的赫赫威名，绝对不是吹牛的，也没有任何人敢于轻视司徒世家出来的人！

但是，现在，常笑终于松了口气，无论是多么厉害的高手，霜儿毕竟还是一个女人，而且是这样一个青春可人

的少女，初经人事，不管她的内力有多么深化，在自己的全力冲击下，也保证让她没了挣扎的气力。对于自己的魔

功，常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想到这里，常笑更加卖力地爱抚着身下这名少女的每一寸肌肤，一下又一下粗野地进入她的下身，将她全部的

情欲都激发出来！

霜儿那颗可爱的脑袋拼命向后仰起，将小巧的下颚高高向上抬，她不知道如何发泄自己体内那汹涌澎湃的快感，

只有胡乱踢蹬着，扭动着，她眯起美丽的眼睛，流出了快乐的泪水，随着她的身子猛地僵直，小腹用力向上一顶，

她发出了似哭似笑的呜咽声，迎来了爆发着的高潮！

无数的快美感在她的身体里每一处爆炸着，让她好像漂浮在云端一样，深深地沉醉，那高潮如同海浪般扑过来，

肆虐在她雪白丰满的肉体里，反复地冲荡着，让她完全迷失了方向。

常笑根据身下女孩那僵挺的胴体，知道霜儿已经达到了高潮，但是他并没有停下来，依然继续着自己有力的冲

刺。于是，在霜儿从前一个高潮中清醒过来之前，又一个更强烈的高潮又向她涌来。

一波又一波的快感如同一道又一道巨大的有力的浪潮向霜儿涌来，她只能发出欢快的哭泣，细细地呻吟着，热

烈的情泪已经流遍了她晚霞般潮红的脸庞。

霜儿已经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升上快美的高潮了，她感觉自己好像被抽掉了全身的骨头般，软绵绵的从上到下

没有了一丝气力，只能一下下有气无力地踢蹬着自己丰满的大腿，在她那两腿之间鼓鼓的裆部，大股大股的淫水流

得到处都是，将身下的床单都浸湿了一大片，白浊的淫精混在淫水间，粘稠地淌下来，黏在她的大腿根部，和男人

那依然坚挺的下身。

常笑默默计算着，他很清楚，霜儿的每一次泄身，都会让她的内力大打折扣，短时间内无法恢复过来。这也是

他能够对付霜儿的唯一办法。自从亲眼看到霜儿以精纯的内力挥掌劈倒三丈外的栅栏之后，他就很清楚，自己这辈

子都不可能打得过她。

但是，常笑很清楚，女人毕竟是女人，特别是霜儿这样正当妙龄的美艳少女，一个情字足以让她心甘情愿地忘

记一切！

应该差不多了吧？常笑一边想着，一边放开自己紧锁精关的暗劲，在又一次猛力地顶进霜儿那紧凑迷人的阴道

的同时，颤抖着将自己滚烫的精液全部射入霜儿小巧玲珑的子宫！

火热的液体将霜儿丰腴饱满的肉体烫的发出一阵又一阵动人的痉挛，她发出欢快的低吟，整个人在这最后的最

强烈的刺激下，陷入半昏迷的状态。

常笑再次吻住了霜儿性感的红唇，霜儿发出呜呜的呻吟，她已经没有什么气力动弹了，常笑那两只在霜儿全身

上下游走的大手，突然飞快地点中了霜儿一连串的穴道！

在常笑身体出手之前，身体绷紧的一刹那，霜儿就有了感应，虽然还不知道来自哪里，十几年苦练的武艺却让

她的肉体下意识的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可惜的是，尽管感受到了，她现在的情况，却已经无法作出任何正常的应

对。

霜儿的身体，已经柔软得如同一团面粉，只剩下任人搓揉！

常笑依然深深吻着霜儿的小嘴，添拭着她的丁香粉舌，吮吸着她甜美的唾液，但是他的手指，却轻轻抚过霜儿

颚下和双乳间的几个穴位。

霜儿感到自己的气管仿佛被人捏住了一般，再也无法吸进一丝的空气。她本已因情欲的逐渐消退而回复的脸色

再次变得潮红，红艳得仿佛要滴出水来。在如此近的距离下，她可以清楚的看到常笑的脸，这一次，从男人那依然

燃烧着熊熊欲火的眼睛中，她看到了那一抹残忍的寒芒！

霜儿那美丽的大眼睛涌起一片汪汪的热泪，为自己年青美丽的生命的终结！

她放弃了反抗，任凭窒息的感觉逐渐笼罩自己的全身，让自己丰满雪白的肉体跟随感觉而扭动，她扭动着自己

结实的腰肢，踢蹬着自己饱满的大腿，让自己鼓鼓的乳房急剧地起伏，让自己修长的玉臂胡乱地拍着床单，她感觉

到自己对身体逐渐失去了控制，一阵强烈的尿意涌上，她放松了自己的膀胱，让自己淡黄色的骚尿混着黏稠的淫精

和大股的淫水喷洒而出！

常笑感到下身被突然涌出的液体浇得湿淋淋一片，他单掌一按床铺，身子飘然而起，已经立在床前。

霜儿全身赤裸，将一身羊脂白玉般的柔嫩肌肤完全暴露在面前。她的两只粉臂向两边张开，饱满结实的乳房高

高耸起，因为高潮的余韵还没有消散，两粒诱人的乳头依然如同紫葡萄般坚挺。霜儿两条洁白丰满的撩人大腿张开

着，将平坦的小腹和鼓鼓的阴阜呈现在常笑的眼底，白浊的淫精从她紧紧的阴道中渗出，在两片肥大的阴唇间淌出

来，大股的淫水和淡黄的尿液将她肥厚的臀部下的床单淋湿了一大片。

霜儿美丽的脑袋微微偏着，泪水如同断了线的珍珠，从她的眼角滴落。

常笑静静地站着，努力平服自己紊乱的内息。

突然，霜儿猛地绷紧了自己那丰满迷人的胴体，大腿用力踢蹬着，将小腹向上挺起，而挺得最高的是她那鼓鼓

的阴阜！大股的白浊淫精合着更多的淫水从她的阴部流淌出来，她达到了生命中最后的，也是最猛烈的一个高潮！

霜儿最后一蹬自己丰满的大腿，发出「咕……啊……」的断气声，在她最快美的一刻，巨大的黑幕笼罩了这个

青春美艳少女的生命，她放软了自己的肉体，轻松地瘫在床上，仿佛沉入了最美丽的梦中。

终于把这个最厉害的美艳少女给干掉啦！

不管你曾经是多么高贵多么华丽，还是被我干死了！

连骚尿都干出来了，连淫精都干出来了！被我活活干死啦！

常笑突然对自己感到非常满意，他就在这种满意中穿好了自己的衣服，走出了这间让自己也许一辈子都难以忘

记的屋子。

身后，是四肢摊开，春光大泄，赤裸裸地挺死在床上的美艳少女，在快美的高潮咽气的司徒霜儿。

四、洛娃

常笑深深吸了口气，定下心神，抬手敲了敲东厢房的门。

经过这么多大动作之后，东厢房的安静，就显得有些不平常了呀。常笑感觉自己刚刚冷却下来的汗水再次渗了

出来。马上就要见到香香公主了，离成功完成任务只差最后一步了！

对付那位天真可爱的单纯公主，应该只是举手之劳吧？可是为什么自己会如此的不安？

常笑正在胡乱转着各种念头的时候，房门，无声无息地开了。

洛娃那张可爱的脸蛋出现在门后，她一副娃娃脸，笑起来的时候显得特别甜，现在却好像挂了霜一般，显然她

对常笑并没有什么好感。

不过，她稚嫩的脸上强装出来的成熟表情，的确有些好笑。

常笑一边奇怪自己到这个时候居然还能转动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一边面带微笑，恭恭敬敬地向着洛娃行了一

礼：「深夜打搅，来得冒昧，卑职奉皇上旨意，有要事想求见公主，望代为禀报。」

洛娃微微皱眉，让开身子，常笑满意地侧身进入厢房。

不过是一个还没张开的丫头片子嘛！一个指头就可以干死她！常笑看着洛娃小巧的胸脯，还有把一切心思都写

在了上面的娃娃脸，心中有了底气。

洛娃一边让常笑进屋，一边道：「公主正在沐浴，请常大人稍候。」

常笑走到桌边坐下，洛娃满脸不情愿地过来为他倒茶，显然对于常笑有些随便的举动感到很不满。

常笑却并没有在意她的感受，反而饶有兴致地注视着眼前的少女。她的肌肤特别的洁白呢，几乎不在霜儿之下，

苗条的身子也是玲珑有致，虽然乳房还没有发育开，但是已经可以看得出是个美人胚子了呢！这样一朵尚未展开的

美丽花蕾，就要被自己辣手摧折，真的很可惜呀！

常笑有些舍不得地将目光在洛娃的胴体上来回游走，如果能够搂住她，在她临死的时候抚摸她娇嫩的肉体，进

入她紧凑的蜜穴，把最快美的高潮作为送给她生命中最后的礼物，应该很不错吧。

想着想着，常笑觉得自己刚刚奸淫过霜儿的软绵绵的下体再次挺立起来。他若有所思地拿起茶杯，放在唇边，

刚想喝一口，却又下意识地停住，好像是有什么不安的感觉。他抬头再次望向洛娃，不由笑了。也许是因为不情愿

给常笑奉茶，显得自己好像成了他的侍女似的，洛娃自己也给自己倒了一盏茶，坐在对面喝了起来呢！

常笑慢慢地喝完了手中的茶，决定不再拖延时间了，先干掉面前这个娇俏的小丫头，然后直接去杀香香公主好

了，大不了把她勒死在浴盆里面！

一想到美艳的香香公主挺死在漂着鲜花的浴盆中，常笑感觉自己几乎按捺不住了。他站起身来，用轻松的口气

道：「不知道公主还有多久可以出来呢？」

洛娃抬起头来，向他嫣然一笑！

刚刚还一副气嘟嘟的样子，耍着小孩子脾气的洛娃，现在居然对自己露出笑容？！

这种笑容……成熟、冷静、自信！

常笑感到心头一跳！他不由自主地伸手就想要去摸身边的长剑，却摸了个空，这才想起来自己今晚根本就没有

带宝剑！他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望着洛娃的眼中已经带上了一丝慌乱和恐怖。

虽然洛娃还什么都没有干，只是一笑，对于常笑的打击却已经巨大至极，以至于他自己都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

在这一笑之下如此慌乱。是因为做贼心虚，还是别的什么？

洛娃淡淡的笑着：「公主么？我想是不会出来了吧。」

常笑紧皱剑眉，目光如刀般盯着洛娃，现在他的眼中看到的已经不是片刻前可以随意自己玩弄的娇俏小女孩，

而是今晚自己最大的危机，他沉声道：「洛娃姑娘，你这话什么意思？」

洛娃没有理会他的质问，优雅地再次呷了一口茶：「是太后让你来的吧？」

虽然是疑问，口气却是确定无疑的。

这一句话如同惊雷般在常笑耳畔响起，他噔噔噔连退几步，坐倒回椅子上，用发抖的手指着洛娃：「你……你

怎么会知道？」

「哼，」洛娃轻蔑一笑，翘了翘可爱的琼鼻，「常大人在这里坐了许久，等待我家公主沐浴，没觉得有什么奇

怪的么？」

「有什么奇怪的？」常笑觉得自己好像完全在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样子。

洛娃再次翘了翘鼻子：「水声呀，常大人，你坐在这里，没有听见公主沐浴的水声，居然不觉得奇怪，还真让

我大大松了口气呢，呵呵。」洛娃有些得意地笑了起来。

「你！」常笑感到自己额头布满了冷汗，这个该死的小丫头！「你从我一进来就在骗我！」

「当然，而且我很肯定，你是太后派来，想要对公主不利的！」洛娃很清楚朝廷中发生的各种事情，也非常清

楚太后对香香公主深恶痛绝的心态，她害怕自己的儿子会被这个域外的「媚狐子」给迷惑了，变得昏庸无能，不理

朝政。

但是，现在的皇帝本来就好不到哪里去，如果有公主的辅佐，也许反而会有所作为也不一定的呀！

有这种机会么？

洛娃有些忧伤地想着，不去理会面前的常笑一脸惊骇的神色，接着平静地分析下去：「孙洁出去一直没有回来，

金燕本来应该守在庭院的也不见了，你对霜儿的急色，实在跟你平时的稳重不符，刚才隔壁发生的声音也有些奇怪，」

洛娃说到这儿脸上微泛红霞，她顿了顿，「一次出现这么多不正常的事情，今晚还能平静嘛？其实我还没有十足的

把握，但是我也就开始暗中做了准备，毕竟你的武功我很清楚的，除了霜儿没有人是你的对手。」

常笑如同利刃般的目光狠狠地盯着洛娃，那是被人揭露了心底秘密之后凶残的目光：「那又如何？即使你知道

了，你也无法无法阻止的！先杀了你，再干死香香公主，我一定会让你死得很『爽』的，嘿嘿！」常笑发出一串狞

笑。他有绝对的把握，一招，只要一招，就可以拿下眼前这个讨厌的小丫头，然后肆意地折磨她，让她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洛娃依然是平平静静地坐着：「虽然我原本没有把握，但是到你在门口对我说了那些话的时候，我就完全肯定

了你今晚来的目的！」

常笑有些不解：「我的话？有什么漏洞？」

洛娃道：「身为大内侍卫，皇上亲自派来保护公主的头目，你对于皇上对公主的态度和行动应该是非常了解的

吧，那么你知道嘛，在傍晚早些时候，咱家公主已经被皇上秘密接入宫中了！」

常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洛娃没有理会他，接着道：「皇上将这个消息瞒过你，显然你并不是皇上那边的人了，

而你还跑来借皇上的名头，想要面见公主！

你来这里，就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事了。这样看来，我的姐妹们都是凶多吉少了，而敢于冒犯皇上干出这种事情

的你，如果没有足够的靠山，是不会随便动手的。

那么唯一可以做你靠山的，就只有太后了！」

常笑冷冷地道：「你说完了么？那么你可以去死了！」任务彻底失败了！常笑感到恼羞成怒，虽然这并不是自

己的责任，而是情报不够及时，但是被眼前这个小丫头片子玩弄了半天，确实让他感到非常恼火，既然已经奸杀了

三个了，也不差剩下这一个了！

勒死她！掐死她！干死她！奸尸！常笑脑子中翻来覆去地跳动着各种奸杀洛娃的念头，眼睛如同饿狼般在洛娃

娇美的胴体上流动。

「常大人呀，你坐着听我说了这么久，难道还没有发现自己的气力正在消失么？」洛娃巧笑嫣然。

常笑心头一颤，他望向桌上的茶杯：「这茶……不对，你也喝过的！」

「是呀，我也喝过这茶，不过我已经服过解药罢了。」洛娃站起身子，美丽的眼睛中闪过寒芒，「常大人，您

可以死了。」

常笑感到一阵天晕地旋，腹中也开始如同刀绞般丝丝地剧烈疼痛，他双手捂住肚子，慢慢弯下腰，俊朗的面容

已经扭曲，豆大的汗水刷刷流下来。

洛娃转过身子，不屑再去看男人垂死时丑陋的脸。

一丝警兆掠上心头，洛娃刚转回身子，一只闪亮的项圈突地从常笑怀中飞出，正套上她的瑧首，勒住了她细细

白白的脖子。洛娃发出「啊」的半声娇呼，项圈已经收紧，将她的惊呼卡在了嗓子眼上！

常笑强忍着痛苦，发出了得意的狞笑：「嘿嘿，这是太后给我的如意乾坤圈，本来是要用在香香公主那个小贱

人身上的，看来是没有机会了。就让你这个小骚货享受一下吧！我……」一口气没有上来，常笑已经僵直不动，嘴

角却还挂着那道得意的狞笑。

我就算是死，也要拉你给我垫背！

洛娃可以想象到常笑最后要说的话，却已经无法做什么了。项圈猛地一下收紧，洛娃感觉眼前一热，巨大的晕

眩涌上来，让自己全身发软，再也没有了支撑的力气，不由自主地就瘫软下来，姿态优雅地扭动着栽倒在地上。洛

娃那双被月白色紧身裤包裹着的大腿一张一合，胡乱踢蹬起来。

那项圈也仿佛有灵性一般，并不是一味地收紧，将洛娃一下子勒得芳魂出窍，骚尿横流，而是一下子松一下子

紧，反覆地折磨少女细嫩的玉颈和迷人的肉体，果然不愧为如意圈之名！

这样却让洛娃得到了不少的享受，在一阵强烈的窒息感之后，那短暂的放松让她感到格外的畅快，而这种畅快，

却又是与强烈的窒息相对应的！以至于她期待着更加强烈的窒息感，因为接下来就会体味到更加舒服的畅快感！

洛娃娇俏的肉体如同一条美丽的大鱼，在地板上欢快地又是挺又是拱地扭动着翻腾。她结实的大腿用力踢蹬着，

两条粉藕般的玉臂茫无目的地胡乱挥动，小巧的胸脯也仿佛在窒息的快感中胀大了许多，骄傲地顶起紧身劲装。由

于汗水的滋润，洛娃的乳房上两粒坚挺的奶头透过劲装，显出清晰的轮廓来。

每一次项圈的紧勒，就会让洛娃绷紧了肉体，两手向外张开，双腿蹬直，臀部离地，小腹向上一挺一挺地，好

像要将自己的阴阜迎入一个看不见的巨大阳具中去！同时鼓鼓胀胀的胸脯也会挺起来左右摆动着，仿佛在骄傲地向

人展示自己的迷人曲线。

而当项圈放松的时候，洛娃会瘫软下来，双手用力揉捏着自己变得饱满的乳房，搓揉出各种诱人的形状，同时

她那杨柳般的细腰也会如同蛇一般扭动，带着自己结实的臀部在地上磨蹭着，两条大腿也会互相搓动，以抵抗自己

裆部难易抗拒的酥麻的感觉。

窒息与舒畅的感觉如同潮水般反覆折磨着洛娃少女的肉体和情怀，一波一波的快感持续涌上她的心头。洛娃的

阴阜中早已经是淫水横流，汩汩的淫水从少女的阴阜中源源分泌出来，流淌出来，浸润了她绷得紧紧裆部。洛娃已

经失去了其他的一切思想，任凭致命的快感充斥自己的思维，她完全随着肉体的感觉，踢蹬着，扭曲着，胡乱挣扎

着。秀发已经被汗水浸透，有几缕零乱地披散下来，粘在她的额上，映衬着她已经完全翻白的那双曾经纯洁迷人的

双眼。洛娃的小舌头已经吐了出来，丝丝的香津从嘴角淌下，她的下颚拼命向上顶起，好像这样可以更加舒服。

又是一个强烈的窒息感，洛娃全身一挺，羞躁地蹬了蹬大腿，她的膀胱再也不受控制了，尿道口一松，大股的

尿液喷洒而出，她失禁了。

洛娃很后悔刚才喝了太多的茶水，让自己的失禁来的这样的猛烈和让人羞涩。

虽然周围除了常笑的一具死尸之外，没有别的人可以看到，但是少女的情怀依然让她体味到了失禁的那种特别

的让自己害羞又心跳的奇妙感觉。她有些伤感的想着，连尿都被勒出来了呀，自己的少女生命也该结束了吧！

真的好可惜呢，只差了一步呀，本来已经可以成功地杀死敌人了，却因为自己的放松警惕而送了命。

不过，因此而可以体味到少女的快感呢。想到以前听霜儿讲到快美的感觉时那种陶醉的神情，还让自己划着脸

蛋羞她呢，现在亲身感受了，才发现真的是值得自己用生命来享受！

又一阵强烈地快感袭来，洛娃欢快地踢蹬着，猛地绷紧全身，让自己少女生命中的第一次高潮彻底释放，任凭

白浊的淫精从阴道深处渗出，体味着那种爆炸的峰颠感觉。

就这样也好吧，能够体会到如此美妙的滋味，就算是死了也值得吧！洛娃迷迷糊糊地想着，一边跟着身体的感

觉而扭动。不知道死亡什么时候会降临，也无所谓什么时候会降临，全心全意地体味此时此刻的快感，享受这种剧

烈的舒服，洛娃放弃了自己的思想，让自己完全沉浸到肉欲之中。

在最后的一丝清醒中，洛娃突然想到，不知道公主进宫会怎么样呢？但是随即一个新的快感再次涌上心头，让

洛娃完全失去了一切的思想，在性欲的海洋中沉醉，沉睡……

五、香香公主晓丽

深宫似海，一入宫门，再不能回头。

金壁辉煌的后宫，雕栏玉砌的画栋，光滑如镜的汉白玉地板上铺着雪白的长羊毛地毯，造型高雅的紫檀木橱柜

反照着深色的幽暗，一派古典的凝重沉稳。朱帘低垂，一颗颗晶莹的珍珠散发出淡淡的柔和的光芒，床头的流苏，

巧夺天工，红绡帐里，描金走线的龙凤被褥，拥着一位千姿百媚的绝色佳人。

眸若秋水，黛含远山，粉妆玉砌的一个美人儿，此时却是含愁带恨，蹙眉不展。

她就是香香公主，大草原上的第一美女，被父王视若掌上明珠，被无数的子民称为最动人的传奇的美丽公主。

为着自己国家和民族的长久幸福，她来到了中原，见到了汉人王国的皇帝，希望凭着自己过人的才智和聪颖，

为双方结盟，取得共同的和平安乐，长治久安。

可惜的是，事与愿违，除了自己惊人的美艳让汉人的皇帝为之倾倒之外，一切都那么的无力。

经过了数月的反复，一段时间难熬的冷落之后，终于在三天前，被秘密接入了后宫。终于可以近距离地面对皇

帝，香香公主以为自己终于可以畅所欲言，将心中的想法对皇帝尽情地倾诉。然而，她再一次失望了。皇帝所沉迷

的，是她的美丽，是她娇艳的容颜，是她迷人的胴体，是她凝脂般的肌肤，偏偏没有她的见识抱负。

自己，已经变成了金丝笼中任人玩弄的画眉鸟吧！

香香公主深深地叹息着，她感到绝望，深深地绝望，纵有满腹经纶，纵是惊材绝艳，但是身为女儿身，在这个

男尊女卑的中原，唯一能够吸引当权者目光的，依然只有自己的外表，那惊世绝伦的美丽外表。

什么时候，男儿才能正视女子的才智，联手为天下百姓谋福呢？

又是一声低沉地叹息，香香缓缓摇头，自己应该是看不到那么一天了。

即使是叹息声，也是如此动人，让人听了忍不住心生怜悯，想要将她搂在怀里好好疼爱呢。

秋香在心底满怀妒忌地想着，难怪皇上会被这个媚狐子迷得神魂颠倒。她的确很会做戏呢，整天装出一副悲天

悯人的可怜模样来，惹得皇上当她是什么贞节烈女，居然心生敬意，怕她为国殉身，居然派了三位女官来当她的女

伴兼婢妾，又要陪她说话解闷，还要伺候她起居，自己堂堂的淑妃，居然也被迫改名更装，屈身下节和三名女官一

起来伺候她，皇上居然还说是因为自己细心，善解人意，所以特地让自己暗地里来伺候香香公主，让她开解胸怀，

真是气死人了！

一边恨恨地想着，秋香一边望向站在一边的春香、夏香、东香，这三名贱骨头的女官，倒是一个个眉带喜色，

好像对自己现在的一切深为满意。哼，真不知道她们是怎么想的，身为宫中的上等女官，居然无缘无故地被派来，

要伺候一个从边远蛮夷之地冒出来的所谓公主，还能够兴高彩烈，太让人生气了！

秋香的确是有不服气的资格的，她本来是宫中备受宠爱的淑妃，天生丽质，美艳迷人的，皇帝对她也是十分喜

爱。难得的，她又是一位有名的才女，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诗歌辞赋，无所不能，有的时候与皇帝诗词相答，常

常是龙颜大悦，在宫中绝对是出类拔萃的顶尖儿，一众宫女嫔妃眼里的大红人。而她生性冷傲，恃才傲物也是难免

的，自然难免引得不少妃子炉火中烧，所以尽管秋香深受圣宠，在宫中的人缘却并不很好。大家都羡慕她，嫉妒她，

热切地注视着她，却又疏远地避离她。秋香并不在乎这一切，只要有皇上的宠爱，她什么都不怕，谁都不在乎。

然而，自从香香公主进宫之后，皇帝一见销魂，居然恩宠冠绝三宫六院，真是顶在头上怕吓着，含在嘴里怕化

了，想尽一切办法让香香公主吃得舒服，睡得舒服，走得舒服，坐得舒服。因为香香公主终日愁眉不展，更让皇帝

为之揪心，怕她一时想不开自寻短见，干脆选择四位女官日夜贴身陪侍，保证她的一举一动都在眼皮底下，更让自

己这位圣隆恩厚的美艳淑妃，冒充女官，来陪香香公主开心。她香香公主也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女子，生得虽然

美艳，却也未必比自己强上了几分，却要自己去伺候她，真是气煞人也。这下子，那些早就看着自己眼红的无聊嫔

妃们，应该都在幸灾乐祸吧，她们一定是假装出惋惜的模样，说着同情的话，而心里都笑翻了吧。

太可恶了！

秋香忿忿不平的想着，面上却还要露出一副恭恭敬敬，暖若春风的笑容来，因为另外三名女官现在就是这种表

情。

躺在床上的香香却是被另外一种思绪占据了脑海。

连想要结束自己短暂的美丽生命都做不到呀，活到这个地步，也真是有些哭笑不得呢。

香香公主幽幽地想着，望着侍立在珠帘外的四名女官。她们日夜陪侍，寸步不离，显然是那个好色的皇帝派来

监视自己的。想要有什么特殊的举动，是不太可能的吧。想要对皇上不利固然是不可能的，就算想要寻短见，上吊

自缢，也一定会被这四位尽职的女官及时发现，全力阻止的吧。

这样的生活，何时才是一个尽头。

而自己绝色的容颜，却要空老这深邃的皇宫大院里，自己娇嫩的肉体，将会……香香公主缓缓抬起手臂，将自

己青葱般的手指在羊脂白玉的胴体上轻轻滑过，那指尖的清凉，在丰腴的胸脯上，在平坦的小腹间，在结实修长大

腿上，缓缓游走，她的心底升起一股奇异的滋味。想到这样一具美丽的娇躯，却要在寂寞中一日日的老去，想到青

春易老，芳华流逝，竟有些痴了。

香香公主觉得自己仿佛被抽去了全身的力气，软绵绵地摊倒在扑满鹅绒的大床上。

房外传来细细密密的脚步声，好像有不少人走近。

香香公主并不起身，她甚至懒得抬头看一眼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什么人要来，依然沉浸在床褥之中。

四位女官中的一位走出内室去看有什么事情，一定是那名最美艳的秋香，香香公主闭着眼睛都可以猜到，这位

叫做秋香的女官，姿色并不在自己之下，从谈吐之间看，才识也是不凡的，却不知道为什么只是区区一名女官的地

位，汉人的皇帝虽然昏庸，对于女色却是很精明的，不应该这么忽略近在眼前的佳丽呀。

有轻盈的脚步走近，然后是秋香甜美的嗓音：「公主，是慈宁宫的海公公，说太后有旨，要召见您，让我们即

刻前往慈宁宫。」

香香公主没有答应，只是如同一具美丽的蜡像般静静地一动不动。

秋香捺下不满，依然柔声唤了一下：「公主！」

幽幽地长叹一声，香香公主从床上坐起身子，伸展一下腰肢，那种慵懒的模样，配上挺胸时展现的美妙曲线，

让秋香看得一呆，不得不在心里承认，面前的这名异族公主，的确有着让人着迷的资本。

香香公主下床，任凭四名女官为自己轻快地打扮，对于要去见太后，她并没有什么想法，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也的确没有什么好考虑的了。

在海公公和一众太监宫女的簇拥下，香香公主离开了自己住的房间，前往慈宁宫，面见太后。

奇怪的是，海公公拦住了想要跟随的四名女官。

春香第一个表示反对：「皇上亲口命我们贴身伺候香香公主，不得擅离的。」

海公公脸上露出让人别扭的笑容：「可是，太后想要召见的只有香香公主一个呀。」

春香还想说什么时，秋香止住她，对海公公道：「既然公公都这么说了，咱们自然信得过。公主的一切，就有

劳公公了。若是皇上问起来，咱们也有了交代的。」

海公公依然笑着：「自然，自然，一切有太后作主，四位就放心吧！」转身离去。

春香有些不解地对秋香道：「这样可以么？若是皇上怪罪下来……」

秋香望着海公公离去的身影，嘴角浮现出一丝淡淡的微笑：「那还能怎么样？

太后的旨意，皇上也要听着的，何况是咱们做奴才的呢。」

哼！媚狐子，既然被太后发现了，有你好瞧的！

香香公主在内侍的带领下，进入慈宁宫，来到了一间富丽堂皇的屋子里。

跟随的内侍悄无声息地退下，海公公站到低垂的珠帘前，躬下身子，低声下气地说着什么。珠光宝气的垂帘后

面，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坐着一名老妇人，却瞧不清面容。

空气中弥散着淡淡的檀香味，让人神志为之一清，心神也慢慢平静下来。

香香公主依照进宫时学到的礼仪，娉娉婷婷地向着帘子跪下，没有发出什么声音。

一道低沉而有些冷漠的声音从珠帘后穿过来，让香香公主猛地抬头，令她吃惊的并不是说话者的声音显得年轻，

不像是当今皇帝的母亲，一位太后的声音，而是话的内容。

「你就是香香公主么，我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冷冰冰的话语，却如同一支利箭，直射入香香公主的心房。

「想要与我们结盟么？借我们汉人的手，帮助你们统一大草原……」

「迷惑皇上……」

「寻找强援，挑拨北疆的……」

「名为富国强兵，实则希望从中渔利……」

香香公主感到浑身燥热，甚至能够感觉到有冷汗从后脊滑落，她知道自己此时的脸色一定很难看。

为什么，自己的每一丝想法，每一个谋划，骗过了满朝文武，百官重臣，骗过了堂堂的皇帝，却瞒不过深宫中

的一名年长的太后？

「即使不成，你也可以……」

「甚至，也许你想到过……」

太后低沉的声音如同刀刮一般，割去她身上包裹的一层层饰物，将她最心底曾经冒起来过的想法都一一翻出来，

赤裸裸地暴露在了世人的面前。

「最后，甚至你可以刺杀皇帝，造成……」

香香公主全身一颤，连这都想到了么？！

「你是不会得逞的。」太后用这一句结束了全部的分析。

厅中静极。

香香公主彻底的绝望了，她悲哀地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一切，在这位坐在珠帘后面，面貌模糊的太后面前，

都显得如此的幼稚可笑。她仿佛一张无所不包的大网，将自己紧紧地裹在中间，没有办法反抗，连挣扎都不可以。

太后又开口了：「我前几天就已经派人去你的别院了，可惜的是，皇上居然偷偷把你接进宫里来了。不过，我

相信，你在别院里面的婢女们，现在应该都已经安息了吧。」

眼前好像一黑，香香公主几乎无法再跪住，她想要瘫软在地上。完了，都死了，丰满美艳的孙洁，修长苗条的

金燕，武艺高超的霜儿，活泼机敏的洛娃，全都被杀死了……

「至于你嘛，虽然皇上对你很是迷恋，但是其中的利害，我已经告诉他了。

你的那些计划策谋什么的，有我在一日，就没有机会哪怕是实施一步。你就在宫里，慢慢呆着吧。等过两个月

皇上腻了，你就跟其他的妃子一样，在这后宫之中，消磨余生，你看怎么样？」

帘后的太后好像发出了低低的得意的笑声，仿佛是为着自己的神机妙算，也仿佛是为着香香将来失宠后凄凉的

时光。

她在座椅上微微向前倾了倾身子，：「你觉得，怎么样？」

香香公主终于忍不住，趴在了地上，她有气无力地道：「唯死而已……」

太后冷声道：「好！那么今日就赐你一死！」

站在珠帘旁的海公公马上朗声道：「太后赐香香公主晓丽死，缢杀！」

旁边早有两名年轻力壮的太监，手托白绫，走上前来。一名太监抬手摘下香香公主头上戴的球冠，顿时青丝如

雨披散下来，映衬得娇滴滴的一位美人儿无限凄凉。另一名太监将白绫就搭在香香公主白白嫩嫩的粉颈上，绕了一

个圈儿套住。

此时厅上人人屏住呼吸，看两名太监做准备，各各持起白绫一端，分立两旁站定。

香香公主脑子中已是一片混乱，那娇美的胴体也仿若棉花一般软软地没有了一丝气力。直到白绫搭上她天鹅般

修长的玉颈，让她下意识地伸手摸了一下，半天才反应过来，自己已经被太后赐死了！

自己被赐死了？！

香香公主垂首看着自己玲珑有致的身材，丰翘的双乳，迷人的肚脐，结实修长的大腿，这一身凝脂般柔嫩的肌

肤，这一副国色天香的绝世容颜，随着自己生命的结束，即将成为一个破碎的美梦，再也无法回首了。想象着自己

这么个绝色美人，马上就会变成一具美丽的艳尸，冷冰冰地，毫无知觉地躺在地上，任凭人们指指点点，被某个人

抱着，或是两个人抬着，搬出这间大厅，他们会不会挖一个大坑，把自己埋了呢？用一张席子，包裹着自己丰满的

肉体，丢进土坑里面，然后面上填上土，压紧踩实了，让自己永远沉睡在泥土中，自己动人的肉体，会逐渐消融，

浸润到肥沃的泥土里，成为花肥，成为养分……

自己美艳一时，青春靓丽的少女生命，就这样结束啦！

香香公主那双大而迷人的眼睛中盛满了泪水，显得如此的楚楚动人。周围的宫女太监看着她动人的瓜子脸上凄

婉的表情，看着她美妙的肉体，宛若天成的迷人曲线，心里都暗暗叹息着，这样一个绝色的美人儿，居然就要被缢

死了！

海公公的眼睛中闪动着带着一丝疯狂的兴奋的光芒，如此美艳佳人，却要在自己面前被活活勒死，真是太爽了，

太让人激动了！

他强忍住激动的心情，压抑着兴奋的表情，回头恭敬地请示了一下太后，然后转回身子，抬起一只手，用尽量

威严的声音宣布：「行刑！」

两名年轻的太监手上缓缓用力，拉直了白绫。

脖子上的压力，让香香公主心底一凉。虽然已经有了心里准备，到了最后一刻，依然还是有些忐忑不安的感觉。

自己很快就会成为一具尸体了，这具美丽的肉体再也不属于自己了，将会任人摆弄，随意亵玩！想到自己的身体在

死后，会被男人抚摸，玩弄，香香公主突然感到深深的羞涩，她美艳的脸蛋上浮起了红霞，同时一种奇妙的感觉涌

上心房。她感到自己的肉体在发热，在微微颤抖，在轻轻战栗，在对于未知的恐惧，对于莫名的期待中，她发现自

己进入了一股奇异的快美感觉中，她突然很想要人抚摸自己，爱抚自己的每一寸肌肤。香香公主不由自主地并拢结

实的大腿，她发现自己的密穴之中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渗出爱液，沾湿了自己粉红色的小内裤，她本来就高翘的双乳

此时更加涨大起来，好想要伸手搓揉，香香的呼吸变得粗重起来，在这悄无声息的大厅中如此的清晰。

海公公的呼吸也变得有些粗重起来，他猛地挥下手臂：「绞！」

随着这一声令下，两名行刑太监同时收紧了手中的白绫！

「呃！」香香公主发出半声哀呼，随即就被勒紧了脖子。一开始她并没有觉得太难受，只是有些古怪的感觉，

她甚至还有闲暇侧首望着两边正缓缓用力拉紧白绫的太监。随着太监逐渐加重勒杀的力道，香香公主终于开始体会

到窒息的奇异滋味。胸口中仿佛有一个大火球，热得难受，她觉得自己开始要冒汗了。那一团火是如此的热，以至

于她发现自己的眼帘中也是一片火红。

香香公主的双手开始去抓绞紧她脖子的白绫，同时整个美妙的胴体也开始扭动起来，她那结实纤细的腰肢，丰

腴肥翘的臀部，来回扭动着，在光滑的汉白玉地板上磨蹭着。香香穿的是自己族中的服装，上身是一件雪白的紧身

短衫，外面一件金丝走线的小背心，将饱满的胸脯展现得更加肥大诱人，此时她那对高耸的乳房剧烈地起伏着，看

得周围的太监们一个个呼吸粗重，宫女们一个个面有妒色。

香香公主的下身是一条湖水绿的短裙，修长白皙的大腿赤裸裸露出来，只是在脚上穿着一双鹿皮的长靴。此时

她用力踢蹬着丰腴的大腿，让那套在小马靴里面的莲足胡乱盛蹬。

在窒息的快感中，香香公主作出了许多撩人的姿势，她那美妙的胴体每一下挣扎和弹动，都让人心襟摇动，宫

娥侍女们看得面红耳赤，娇喘嘘嘘，太监们则是血脉翕张，欲火焚身！

帘后的太后显然没有想到香香公主居然诱人到这个地步，连被缢杀时的垂死挣扎都这么动人，她有些受不了如

此巨大的视觉刺激，不由得轻轻咳了几声。帘外的海公公看得正是爽的时候，听到太后咳嗽，发现香香两手乱挥，

使得行刑太监有些不方便。他以为太后是因此不满，连忙一摆手，又两名太监上前，一左一右伸手，一手按住香香

公主的肩，另一手抓住香香公主的玉腕，按在地板上，让她的一双玉臂再也动弹不得。

海公公沉声道：「再绞！」

两名行刑太监，更加用力地收紧了白绫。

香香正在窒息的快感中欢畅地扭动挣扎着，突然被限制住香肩玉臂，同时脖子上勒杀的力度也大增，让她全身

快美的感觉无处发泄，只能更加用力地扭动下半身，更加起劲地挣扎着。周围的人只见她突然双脚猛地一蹬地面，

将腰肢高高拱起，两条大腿微张着，迷人的小腹向上连顶几下，然后身子一软，掉落回来，肥美的臀部啪地落到地

板上，同时两条丰满雪白的大腿互相来回搓动着，磨蹭着，一会儿香香公主又是腰肢一挺，小腹向上乱拱，拱得几

下，再次掉下，肥臀啪啪地击打着地板，她就这样又是挺又是拱地扭动着，痉挛着，仿佛一条美丽的大鱼，在垂死

地挣扎！

过了半个时刻，香香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已经是洋洋白了，一头青丝凌乱不堪，扭动挣扎的动作也渐渐小了，只

是一下一下地颤动着，发出一波又一波的痉挛。

这个美艳的少女，几乎快要耗尽玉体内的所有精力了。

海公公看看香香已经挣扎得差不多了，也该结束这个小骚货的生命了，他狠狠地道：「绞死！」

两名行刑太监已经因为用力而发出低低的喘息声，闻言重新振作精神，双双咬牙，手上猛地用力，连环三下，

将白绫一收一紧。这连环三绞端的厉害，只见随着太监每一次收紧，香香公主那迷人的胴体就会全身绷紧，直挺挺

地一抖，仿佛尿急般一颤。到第三下白绫收紧时，香香公主再次全力挺起腰肢，两条大腿微微颤抖着，将小腹向上

拱起，她维持着这个姿势，没有像前面一样马上将肥臀拍在地板上，而是紧绷着挺了一会，然后软绵绵地瘫下来，

又过了一会儿，右脚抖了一下。之后，香香公主就静静地躺在地上，再也没有了动静。

可怜一个冰肌玉骨的绝世红颜，就这样惨死在深宫！

两名行刑太监见香香公主身子已经硬了，却并不敢停手，只是望向海公公。

两名按住香香公主的太监也依然伸着手，按着她瘦削的双肩和温润的手腕，体味着掌中的舒服，一边抬头望着

海公公，不敢起身。

海公公走过来，蹲下身子，用两根指头放在香香公主的琼鼻下一探，然后瞄了一眼香香公主已经静止不动的高

耸的乳房，最后将手指夹住香香公主因为挣扎而蜷曲起来的纱裙，将香香的纱裙撩起，抬到她的腰畔，露出她两条

雪白丰满的大腿，还有被一条粉红色的小内裤包裹着的两腿之间的裆部。香香公主那鼓鼓的裆部隆起，让海公公心

里又痒痒起来。他勉力定下心神，看到香香公主内裤的裆部出现了一片深色的浸渍。海公公伸出手指在那片浸渍抹

了一下，放到鼻子下嗅了嗅，淡淡的骚味传入脑中，让他神经一振。香香已经失禁了，连骚尿都被勒出来了，确实

死了！

海公公站起身来，走到垂帘边，躬身道：「回禀太后，香香公主晓丽已经气绝身亡！」

珠帘后的太后仿佛微微点了点头：「嗯，很好，后面的事情该怎么做，你知道了吧。」

海公公面上浮现一丝喜色：「回太后，奴才明白！」

「那就好，你去吧。」太后仿佛有些累了，没有再说什么。

海公公恭恭敬敬地低头后退几步，转身点了两名太监，一个托住香香公主的双肩，一个抱住香香公主的双腿，

将香香公主的艳尸抬出慈宁宫。让他们等在一旁，海公公带了几名太监，再次向香香公主的住房走去。【完】